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一

明道先生語一

師訓

劉絢質夫錄

母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德也君德即天德也

思無邪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與物同故不孤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

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

虛一大爲天道則

此一作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

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兼三才也一之而兩之無用不兩則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無間斷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

而仲尼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為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

克勤小物最難

自下而達上者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大則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

咸恒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魯子曰

而斃焉斯已矣

天地之正氣恭作肅肅便雍也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中庸言誠便是神

天人無間斷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學在誠知誠養

學要信與熟

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敬勝百邪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深可戒慎

平康正直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者可謂仁

之方也已博施而能濟眾固仁也而仁不足以盡

之故曰必也聖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一本醫字下別為一章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則非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

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

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

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

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

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爾

正名

聲氣名理  
形名理

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下雷行付與无妄天性豈有妄耶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無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无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

犯有當報者則  
是循理而已

意者任意必者必行固者固執我者私已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禮云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已如鳳皇來儀百獸率舞之事三代以降無此也

泰誓武成稱一月者商正已絕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為禽獸為夷狄中則為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

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曆家有歲差法

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日月

星辰皆氣也亦自別

時者聖人所不能違然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必示可易之道豈徒為教哉蓋亦有其理故也

學要在自得古人教人唯指其非故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言三隅舉其近若夫告諸往而知來者則其知己遠矣佛氏言印證者豈自得也其自得者雖其人言亦不

動持人之言為是得之有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與從周之文不悖從

先進則為時之弊言之彼各有當也

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備此數者而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又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者只是言忠信也忠信者實也禮樂者文也語成人之名自非聖人誰能當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足以稱成人之名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

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已力哉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一作理也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為可乎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滅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此孔子所以告子張者也若顏閔則無此問孔子告之亦不如此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唯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瞶則失職矣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瞶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者煩數也  
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

之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必有事焉而勿正事者事心勿忘勿助長養氣之道

當如此

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祖考來格者惟至誠為有感必通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以俟命朝聞道夕死之意也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

已

湯武反之身之者學而復者也

視其所以所以用也觀其所由由所從

也所存也察其所安志意所安

北宮黜要之以必為孟施舍推之以不懼

北宮黜或未能無懼

故黜不如施舍之守約也子夏信道曾子明理故

二子各有所似

公孫丑謂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如此則能無

畏懼而動心乎故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人心不得有所繫

剛者強而不屈毅者有所發木者質樸訥者遲鈍

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是

一物文是一物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所生

儉自實所出故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其奢也

寧儉言儉近本也此與形影類矣推此理則甚有事也

以物待物不以已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已

言則是矣而理似未盡於此言夫天之生物也有

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一作安可使小

者亦大乎天理如此豈可逆哉以天下之大萬物

之多用一心而處之必得其要斯可矣然則古人

處事豈不優乎

志可克氣氣勝

志一有則憤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

氣者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也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言為仁之本非仁之本也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

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

天命

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韞也

眈眈其仁蓋言厚也

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體群臣者體察也心誠求之則無不察矣忠厚之至

也故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言盡其忠信而厚其祿食此所以勸士也

敬鬼神而遠之所以不黷也知之事也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義也仁之事也若知者利仁乃先得後事之義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也用也

仁者其言也訥難其出也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學之要也

操約者敬而已矣

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无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此間爾蓋猶有已焉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一息爾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仁者此意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子之不惰者敬也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本也敬則誠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

出之信以成之孫順也不止於言

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為樂造道者也好之者如游他人園圃樂之者則已物爾然人只

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

祭者所以盡誠或者以禮為一事人器與鬼器等則非所以盡誠而失其本矣

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

致知養氣

克己最難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

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爲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

自甲乙至于戊己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

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

別一般氣

隨之上六才與位皆陰柔隨之極也故曰拘繫之乃

從維之

又從而維之

王用亨于岐山唯太王之事民心

固結而不可解者也其他皆不可如是之固也

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

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

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

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

則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

綠衣衛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者反求諸

已而已矣故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

無詆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絲之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

來風也

蠡斯惟言不妬忌若菜首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  
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居仁由義守禮寡欲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下學而上達意在言表也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為虛  
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  
名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則逆於  
物而不順也

乾陽

一有物字

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

專其動也直

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

一有物字

一作躁

其靜也翕

翕聚

其動也闢

闢發

不翕聚則不能發

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為止物是二本矣

人須知自慊之道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情性也情性猶言資質

體段亨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

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然月之光

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爲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

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鑑之照物妍蚩在彼隨物以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有

聖人之言冲

一作中

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

一作立

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已爾

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與聖人同爾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

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也

狼跋其胡載囊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取狼為與

者狼前後停興周公之德終始一也稱公孫云者

言其積德之厚赤舄几几盛德之容也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

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求歌

之求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有節

故有餘止乎禮義者節也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陽

也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膏皆可鼓也下月不

與日正相對故食

季冬行春令命之曰逆者子尅母也

大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

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

楊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

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大目

觀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事有

子五人焉三人富貴而二人貧賤以二人言之則

不足以父母一家言之則有餘矣若孔子之至德

又處盛位則是化工之全爾以孔顏言之於一人  
有所不足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群聖人言之則  
天地之間亦富有餘也一作亦云富有也惠迪吉從逆凶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  
爾

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  
為東周乎言不為東周也

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定但行其志  
爾故曰獨行願也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

故曰其旋元吉

比之無首凶比之始不善則凶

獮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獮其勢則自善矣治民者  
不止其爭而教之讓之類是也

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  
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悱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為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體義有方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  
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正是著意  
忘則無物

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  
而名

易要玩索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學只要鞭辟一作約一作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

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  
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

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  
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  
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人最可畏者是便做要在燭理一本此下云子路有  
聞未之能行唯恐有

宰予晝寢以其質惡因是而言

顏子屢空空中一作受道子貢不受天命而貨殖億

則屢中役億一作聰明億度而知此子貢始時事至

於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乃後來事

其言如此則必不至於不受命而貨殖也

天生德於予及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聖人極斷  
置以理

文不在茲言文未嘗亡唱道在孔子聖人以為已任  
詩書執禮皆雅言雅素所言也至於性與天道則子  
貢亦不可得而聞蓋要在默而識之也

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

謂信表裏之義也

理義體用也

理義之  
說我心

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良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於恩君臣止於

義之謂良其背止於所不見也

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  
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  
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

知至則便意識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  
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故曰可與

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

知至至之主  
知終終之主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脩辭立其誠文質之義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與樂  
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皆心也自分心  
迹以下一段皆非

息訓為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無間  
斷碩果不食則便為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  
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  
而得之

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

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  
知人其會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  
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  
間爾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夏之病常在近  
小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常過  
高而未仁故以切已之事答之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道有冲漠之氣象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

德夫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一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二

明道先生語二

成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 劉絢質夫錄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為生養之生却是脩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不能者敗以取禍則乃是也教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為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為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為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為中

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在止於至善反已守

約是也

子出處使人難說孟子必不肯為楊子事

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揜焉者真所謂狂矣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所以為夫子笑若知為國以禮之道便却是這氣象也人之學當以大人為標粲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

顏子之學

一作事

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無着力處如成於樂樂則生矣之意同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蓋於是始有所得而嘆之以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嘆不可得而聞亦可謂之鈍矣觀其孔子沒築室於場六年然後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

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蓋特傳之耳

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窮也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他人見孔子甚遠顏子瞻之只在前後但只未在中間爾若孔子乃在其中也此未達一間者也

成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

凡人才學便須知着之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丁南程氏遺書第十二



十三

明道先生語三

見子生于洛所聞

劉質夫歸

、疾有罪知子旬人如其倫之喪無服明無可服也

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若無之害甚於楊墨

為代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

故丁只闢揚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也字

言所人非揚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揚墨之害

亦一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恒云中名天地也後為越縛而行事似亦太早雖

以卑廢 若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言  
戚方甚人有所不能祭爾

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  
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吳本罪作  
惡誅作去

氏無實

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  
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  
方莫不見也

一 希死生為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  
二 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

也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

見性是

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

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

一作已非矣或曰釋氏地

之精

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一

誠貫

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

曾子易箦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為律身為度也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

在慎獨

知之明

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

此三者臧武仲知也孟公綽仁也下莊

勇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三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四

明道先生語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

劉絢質夫錄

絢問先生相別求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  
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  
善處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

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為二者為

已為入之道也

為已為人吳本  
作治已治人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  
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先生曰弘而  
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西銘言弘之道

讀書要玩味

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

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施  
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

持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人則  
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為學者  
皆為此以下論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

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便是至言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  
聖人同乎

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  
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  
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  
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一作有箇仁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轍主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是豈不同人多言廣心浩大然未見其人也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已之私也

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摠爲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異端造作大小大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四



